

# NOBEL PRIZE



诺贝尔  
文学奖经典

耻

Disgrace

诺奖得主库切代表作 获1999年英国布克奖

[南非]J. M. 库切 著 张冲 译

# NOBEL PRIZE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

耻

Disgrace

[南非]J. M. 库切 著 张冲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耻 / (南非) 库切 (Coetzee, J. M.) 著; 张冲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2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  
书名原文: Disgrace  
ISBN 978-7-5447-3466-0

I. ①耻… II. ①库…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阿扎尼亚)-  
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5953号

Disgrace by J. M. Coetzee  
Copyright © 1999 by J. M. 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200 号

|       |                                                         |
|-------|---------------------------------------------------------|
| 书 名   | 耻                                                       |
| 作 者   | [南非] J. M. 库切                                           |
| 译 者   | 张 冲                                                     |
| 责任编辑  | 王理行 张媛媛                                                 |
| 特约编辑  | 孙 峰                                                     |
| 原文出版  | Viking, 1999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a>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6.75                                                   |
| 字 数   | 170 千                                                   |
| 插 页   | 2                                                       |
| 版 次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3466-0                                  |
| 定 价   | 24.8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他通过写作表达了对  
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

——瑞典学院

# 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贺拉斯·恩达尔

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委员会成员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

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時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欖樹林中暮色漸濃，他看見了每一扇窗里的燈火，被帶回到現實中來。人們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賀。“靜靜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寫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遠改變了，再也不能回到原來的樣子。他的寫作也是如此。從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將被視為屬於精英階層，依此被劃定等級，無論人們對於精英階層本身是什麼樣的看法。他寫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閱讀，但作家蒲寧不再有可能被遺忘。從此以往，諾貝爾獎之光將永遠在他寫作生涯的窗口閃耀，仿若在靜靜地迎候。

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為全世界所矚目，由於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諾獎獲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認為構成了一類經典。這就引起了不少批評指責，例如，20世紀許多最偉大的作家並不在獲獎之列，獲獎者中女性太少，歐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輩太多。我相信，於1901年開始了第一任諾貝爾委員會工作的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如果意識到他們將會啟動什麼，為後世帶來什麼，一定會感到驚恐。當然，在諾貝爾獎初創立的那些年頭，沒有人覺得這個獎項是定義經典的手段。“經典”的概念也並不適用於當時的文學。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遺囑中說明，獎項頒發給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顯然，這指的是單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顯然，這位捐贈人希望諾貝爾文學獎在當代發生作用，而不是給從古到今的大師加冠加冕。不過瑞典學院引申了《諾貝爾基金會章程》的用詞，聲稱“前一年”應該主要理解為對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較早的作品也可以獲獎，但“只有當它們的重要性剛剛浮出水面”（《諾貝爾基金會章程》第二節）方才可以。這樣一來，考量一個作家畢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單一的作品，就成為了一項原則。從瑞典學院的角度來看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嚴格遵照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來做的话，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性就會大打折扣。

如果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初衷並不在於建立經典，當初它的捐贈者

仍然希望它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一般文学奖项往往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但为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瑞典学院，令其为全世界的文学选取获奖者？诺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都有生意来往。他用五种语言交谈、通信。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的祖国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但这些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诺贝尔的文学观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他在开始撰写最后一份遗嘱时，很显然深深地受到歌德与爱克曼的对谈中那一著名段落的影响，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

诺贝尔在遗嘱中声明，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遗嘱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平地”分配奖项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这种取向显然都是与捐赠者的见解相悖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奖作家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不在于奖项能取悦这一群或那一群人的自尊心。

如若纯以国别来划分文学，缺点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1901年至今的获奖者名单就清楚了。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他们国内的读者大众以及文学见解制造者们常常偏爱别的作家，而不是这些由瑞典学院选中的作家。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引人注意的是，尤其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获奖者都有着模糊或者有疑议的国籍归属。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

来自保加利亚,他的文学语言是德语。获得诺奖的布罗茨基不再用俄语的“约瑟夫”称呼自己,而改用英语,他是一位用双语写作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属于德语文学,却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瑞典,尽管她在瑞典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辛格锁定意第绪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他对消逝了的东欧犹太文化所进行的想象重建,正需要以异国他乡的经验以及一个现代世俗社会所提供的距离感为前提。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外事人员最初拒绝承认奖项颁给了英国作家。贺信发至了特立尼达!但是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出生时,这个岛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很早就移居到了英国,他从来都只是英国公民,最近他甚至还被英国女王封为了爵士。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还是不愿、磨磨蹭蹭,最后才接纳这位极其英式的作家为同胞。

再回到获奖者名单的前面,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伊凡·蒲宁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流亡者,持着南森护照<sup>①</sup>。我作为常务秘书深有体会:如果观察颁奖之后各界的反应,会发现带有敌意的评论往往是来自作家的祖国。伟大的作家是很惹人厌的。

## 文学的诞生

诺贝尔的遗嘱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都假定,“文学”这个词的含义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仅有的补充说明不见于遗嘱,而来自章程里的一个段落,声明这里的文学“不仅指纯文学,还应包括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了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其中“纯文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发明的,描述一类出于艺术意图而非实用或理论目的所写出的作品。可见,诺贝尔奖评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约有两百年之久的文学观念,在今天它似乎已通行于世界大部分地方,但在当时它才

---

<sup>①</sup> 南森护照是一种被国际承认的身份证,由国际联盟首推,当时是为无国籍的难民而设。

刚刚被欧洲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所了解、接受。尽管如此,这一文学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并非真的那么古老。

“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

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人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sup>①</sup>,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sup>②</sup>。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

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己了。

---

① 三味线,日本传统弦乐器。

② 日文的“游艺”(遊芸)一词意为闲暇时的艺术活动,与之相对地,“武艺”(武芸)意为武术、武功。

##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标准

西方之外的种种文化,通常都以诗歌为理解文学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深远影响使得“模拟”(mimesis)成为理解何为文学的关键,致使诸如戏剧、叙事诗这样的类型也被纳入文学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由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最终塑造成形,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学观念为准的。不过,有了章程中的那段补充文字,更古老的文学定义的遗风余韵还能在诺贝尔奖的规定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那句话被引申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授奖给哲学家,三次是为了授奖给历史学家,柏格森和丘吉尔分别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好古的倾向似乎颇有预示性,在当前的文化气候中,诗歌和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正在衰退,而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目击者实录、自传和散文似乎正在文学领域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很难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时觉得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遗嘱中,他仅仅说奖项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关于“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无可争议的解读。

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学或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大获成功的时候,瑞典学院被指责维护过时的理想,对当代文学的真正创新视而不见。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相信,如果获奖作家的作品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是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自1947年来,诺奖颁给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例如纪德、T. S. 艾略特,还有福克纳,瑞典学院舍弃了原先对精英主义的抵触,向知识分子的见解靠近。在其后的获奖者名单中,你既能发现特立独行、只为少数幸运者写作的大师,也会看到享有世界声誉、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家。

## 迈向世界文学

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形成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一进程中,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

(武梦如 译)

他觉得,对自己这样年纪五十二岁、结过婚又离了婚的男人来说,性需求的问题可算是解决得相当不错了。每周四下午,他驱车赶往格林角。准两点,他按下温莎公寓楼进口处的按钮,报上自家姓名,走进公寓。在 113 号房门口等着他的是索拉娅。他径直走进气味温馨、灯光柔和的卧室,脱去衣服。索拉娅从卫生间走出来,任浴衣从自己身上滑下,钻进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你想我了吗?”她问道。“一直都想着哪。”他回答。他轻轻抚摩着她蜂蜜色的、未经阳光侵晒的肉体;他展开她的双腿和胳膊,吻她的乳房;两人做爱。

索拉娅身材高挑纤长,一头长长的乌发,一对水汪汪的深色眼睛。从年龄上说,他足以做她的父亲,可真要从年龄上说,十二岁就可以当父亲了。他成为她的顾客已经有一年多了,而且觉得她令自己心满意足。在荒芜的一周时间里,星期四成了一块 luxe

---

① 法语:奢华与肉欲。

et volupté<sup>①</sup>的绿洲。

索拉娅在床上并不热情奔放。事实上，她的性情倒是相当平静，既平静又温顺。从她平时发表出来的看法看，她甚至还有点道学气，不由人不吃惊。见了公共海滩上袒胸露乳（她把乳房称作“里边的”）的游客，她十分反感；她认为应当把在街头滋事的小流氓一个个抓起来，强迫他们清扫街道。至于她如何协调这样的观点和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他从来不问。

由于他在她身上获得了满足，由于这种满足感从不减退，他内心深处对她渐渐有了一种激情。他认为，这激情也多少唤起了对方的回应。激情不一定就是爱，但至少与爱挨得最近。他们的事儿除了开头显得没什么前途，他们两个一直很幸运：他居然找得到她，她也居然找得到他。

他很清楚，自己的这种情感有点自鸣得意，甚至有些对女人过于疼爱，但他还是把自己放纵于这样的情感之中。

每次九十分钟的会面，他付她四百卢比，其中一半是支付给上选伴侣公司的。让他们得这么大的份额似乎有点可惜，但他们占有 113 号寓所和温莎公寓中其他套间，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占有索拉娅，占有索拉娅的这一部分，占有索拉娅的这一部分功能。

他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想过，让她在能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里来看他。他很想和她共度一个晚上，也许还是一整夜。不过决不会超过第二天天亮。他很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决不会留她到第二天天亮以后，以免她一走，丢下他独自一人，情绪低沉，郁郁寡欢，烦躁不安。

这就是他的性情，而且这样的性情也改变不了了。到了这把

---

① 法语：奢华与肉欲。

年纪，要改几乎不可能。他的性情已经定型，改不了了。首先是那一头脑壳，其次就是这一腔性情，这是人身上最顽硬的两个部分。

随性情而为吧。这不是哲学说教，他可不会用这样的名义来抬高性情。这是一条戒律，像圣本尼迪克特<sup>①</sup>戒律一样。

他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从职业上说他是，或者说一直是一名学者，学术上的事情仍然时不时地在他的生活中占着主要地位。他花销从不超出收入，使性从不越过极限，动情从不趋向过分。他快乐吗？从许多方面看，不错，他认为自己很快乐。然而，他从没有忘记《俄狄浦斯王》<sup>②</sup>最后的那句合唱台词：人不死，何言福？

在性事方面，他虽性情急切，却从不热烈。要是让他挑一个图腾，他准挑蛇。依他的想像，他同索拉娅性交时一定像蛇在交配：时间拖得很长，相当投入，但却有些心不在焉，即使在最高潮的时候也显得兴味索然。

索拉娅的图腾也是一条蛇？毫无疑问，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成了另一个女人：女人多变<sup>③</sup>。然而在性情这一层上，她同他之相像，要装是肯定装不出来的。

虽然从职业上说她属于水性杨花的女人，但他依然信任她，这当然是有限度的。两人会面的时候，他同她说起话来略有一些无拘束的感觉，偶尔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她对他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了如指掌。她知道他结过两次婚，知道他有个女儿，了解他女儿生活中的起伏跌宕。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她也知道。

对于自己在温莎公寓之外的生活，索拉娅从来就闭口不谈。

---

① 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天主教隐修制度创始人,创办意大利卡西诺山隐修院,制定隐修院规章。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宣布其为全欧洲的主保圣人。

② 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讲述了同名主人公与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抗争的悲剧故事。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la donna è mobile。

索拉娅这个名字并不是她的真名,对这一点他十分肯定。从某些迹象上看,她生过一个,也许是几个孩子。很可能她根本就不是以这一行为生的。也许她不过每周替代理公司干一两个下午,其余时间则在郊外,在赖兰兹或阿思隆,过着体面的生活。这对一个穆斯林来说的确不寻常,不过眼前这世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关于自己的工作,他对她谈得很少,不想让她听得生厌。他在开普技术大学谋生,就是从前的开普敦大学学院。他曾经是现代语言教授,在院系合理化调整过程中,古典与现代语言系被调整掉了,他便成了传播学副教授。像所有调整下来的人员一样,他每年可以开设一门特殊专业课程,而不论该课程有多少学生选修,<sup>①</sup>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保持教师的精神面貌。今年,他开了一门浪漫主义诗人的课,另外还教两门课:传播学 101“传播技巧”和传播学 201“高级传播技巧”。

尽管每天都要往自己的新学科上投下好几个小时,他依然觉得传播学 101 手册所表述的第一前提很荒谬:“人类社会创造语言以使我们能将思维、感觉和愿望在相互之间传达。”他自己的观点是,有声语言的起源在歌唱,而歌唱之起源盖因人类灵魂涵盖太泛而又空洞无物,需要用声音来充实一下。不过他没有公开这样对学生说过。

在这样一个已经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出版过三部著作,没有一部引起过轰动,哪怕是小小的反响都没有。第一部是论歌剧的(《比奥托与浮士德传奇:梅菲斯托的起源》),第二部关于性爱与幻想(《圣维克托的理查德之幻想》),第三部论述华兹华斯<sup>②</sup>与历史(《华兹华斯与过去的包袱》)。

---

① 按大学里的通常规定,每门选修课程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学生选修方能开设。

②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 19 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有意写一部论述拜伦的书。起初，他觉得写出来的应当是又一部书，又一部批评作品。但是他刚动笔时的一腔热忱，经不住三拖两拖就变成了满心厌烦。事实上，他烦透了文学批评，烦透了一行一行爬着写评论。他真想写的是音乐，写一部《拜伦在意大利》，一部对两性间爱情进行思考的室内歌剧。

当他面对着那几班传播学课程的学生时，头脑中不时闪过那尚未动笔的作品中的台词、音乐调子和歌词片段。他教书从来就不那么在行，在这个经过调整，而且在他看来是让人阉割过的教学单位，他更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他从前的那些同事境况也彼此彼此，他们原先所学，完全无法适应现在对他们的教学要求，就像是后宗教时代中的一群教士。这使他们整日感到负担沉沉。

由于对自己所教的内容了无好感，他的讲课并没有给学生留下什么印象。他讲课时学生们目光茫然，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学生们的这种漠然，使他十分生气。但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职责还是兢兢业业，无论是对学生，对家长，还是对州里的有关部门。他月复一月地布置作业，收回作业，审读作业，批阅作业。作业中标点用错了，拼写有失误，用法不正确，他都一一改过。论点不够有力的，他就提上一两个问题，在每一份课程论文的最后都写上一段简明但经过仔细推敲的评语。

他没有离开讲台，因为讲台给他提供了一份生活来源，也因为讲台让他懂得要时时谦恭，让他明白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他对生活中这样的反讽理解甚深：来教书的倒学到了最最深刻的道理，而来听课的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就是他这一行的特征，不过当着索拉娅，他从来没有做过评论。他觉得索拉娅的生活

中，恐怕不会有能与他这样的反讽相媲美的反讽。

格林角那套公寓房的厨房里有一把水壶，一些塑料杯，一罐速溶咖啡，一个放着几小包袋装糖的碗。冰箱里存着一些瓶装饮用水。卫生间里有浴皂和一架子的毛巾，壁橱里放着干净的床单和被单。索拉娅把自己的化妆品都放在随身带来的包中。一切都放置得井井有条，不多不少，样样有用，干干净净，恰如其分。

索拉娅第一次接待他的时候，涂着朱红的唇膏、深深的眼影。他不喜欢这样的化妆，嫌它太生硬了，要她把唇膏和眼影都擦掉。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就再没有用过化妆品。真是听话的学生，顺人意，听人劝。

他喜欢给她送礼物。过年时，他给了她一副上了珐琅釉的手镯，另一次节日给了她一只小巧的孔雀石做的苍鹭，那是他碰巧在一家古玩店里看见的。他喜欢看她高兴的神情，那决不是能作出来的。

一周同一个女人待九十分钟就足以使自己感到幸福，这使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从前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一位妻子，一个家，需要婚姻。事实上，他的需求十分轻巧，轻巧而短暂，就像蝴蝶的需求那样。没有感情冲动，或者说只有那最深沉的，最不易让人猜想到的感情：一种最最基本的满足感，就像马路上传来的催促城里人渐渐睡去的嗡嗡声，又像夜晚让乡下人入眠的寂静。

他想到了爱玛·包法利<sup>①</sup>，偷偷跑到外面，不顾一切地在床上和男人干了一下午后，心满意足、目光呆滞地回到家中。这就是极乐啦！爱玛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说道。这就是诗人们说的极乐啦！哼，要是那可怜的、老是鬼魂般躲躲闪闪的爱玛能到开普敦

<sup>①</sup>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女主人公。